

践行核心价值观要找准路径

陶希东



近期,中央颁布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核心价值观体系。继续发掘和传承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根基和精髓,配合积极的制度改革和善政举措,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实践者、传承者和弘扬者,理应成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中之重。

到底如何做,不妨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从家庭

做起。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一个人出生以后,如果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懂得中华民族的家庭基本礼仪和规范,能够孝敬父母,关爱兄弟姐妹,具有对亲人的浓浓感情,这个人往往能够遵守社会规范,也会成就一番事业。因此,家庭应该成为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阵地和源头区域。每个人应该按照不同的角色和定位,努力构建和谐、亲密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姊妹关系等家庭核心关系,否则,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必然会落空。具体而言,家

庭应该抓好两件事:首先,“孝”。“忠臣良将必出于孝子之门”,让“行孝不能等”的理念在每个成人心中生根。其次,“礼”。“长幼有序”,讲究基本的家庭礼仪规范,是中国自古以来家庭发展的不二选择。

二是从娃娃抓起。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对中华传统礼仪规范和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认知、继承、接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通过学校丰富多彩的展示或学习形式,让孩子们从小全面学习传统文化精髓,懂得并掌握做人

的基本礼仪规范。另一方面,家校协商,由校方组织,给孩子们制定一些明确、具体、完全能做到的小事情,让孩子们践行基本的家庭礼仪、学校礼仪和社会礼仪,通过日积月累的“微善”行动,让孩子们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和弘扬者。

三是从党政官员、组织领导者、企业家等特殊群体抓起。上行下效,是我国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普遍行为方式。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需要遵循这一中国文化特色及社会心理,需要从有权力、有地位、有

影响力的特殊群体抓起,让这些群体进一步强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民生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意识和品德修养,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坚决自觉遏制腐败,全心全意为社会办实事,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成为全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任务和根本基础。同时,每个单位组织的一把手、企业家等领导成员,要加强人道、商道、天道等传统文化的学习,深刻领会“厚德载物”的道理。上面做好了,下面的就会跟着做。

四是点滴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遥远,也不抽象。古人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得从普通百姓生活和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从细节做起,如实实在在地开展帮助邻里、守望孤寡老人、参加社区捐助等活动,养成维护公共环境、上车排队、不浪费饭菜、垃圾分类等良好习惯,让遵守道德、修养身心成为百姓生活的一种自觉行为和行动。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教授”问题

凌河



刚刚结束的两会之上,也是官员的孟学农委员一言“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激起了网上的波澜,我看诸多的门户网站,都是黑标题上首页,评论跟帖也早已不是寥寥。

其实贪官岂但是“博士”,还有不少是“教授”呢!李建业是“教授”,沈培平是“教授”,而贪官王益,除了“教授”之外,还是个“博导”呢。

当“教授”的官员,不都是贪官,但这么多官员到高校学府去当教授,多少令人叹息,也引人诟病。

官员当“教授”,当然要两面讲。也有一种官员,学有专攻,腹有经纶,去讲坛上“教授”一番,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更多的官员,他的“学”,是在政界官场,肚子里的恐怕也是为官之道,做报告发指示可以,你叫他到三尺讲台,面对莘莘学子,似乎就不知所云,更何论学术性、专业性云云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多高校大学,喜欢请官员做教授,不但乐此不疲,还有抢夺生态的呢!据说道理有三,一曰“撑门面”。官员可以提高大学的“地位”吗?可以的,君不见有的名校,宣传它的“质量”,是将桃李之中有多少高官作为“门生榜”的吗?所以“教授阵容”中,官员如果济济,那就很有面子,也很有知名度啦。二是“软环境”,说教授中有那么多官员,门好进事好办,会“有力”地支持办学啊。当然二则以外,还有第三,那便是“顶不住”。有些官员,不但要做能吏,而且喜欢“学者型”的名声,他或明或暗,要到大学当“教授”,金口既开,不论于权势,还是于面子,一所大学难以拂逆,只好从命,让他做“教授”了呀。

其实要想当“教授”的官员,不只中国有。当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又曾官居国务卿的基辛格,就老想回哈佛当教授。但哈佛不欢迎,不给他“面子”。什么原因呢?哈佛认为这个在闪光灯下显赫惯了的明星,每天想的是在哪里演讲,接受什么样的采访以及与哪些名流共进晚餐,“亨利能给我们带来好博士讲好课吗?”于是一口回绝,不接纳他——国务卿的来头够大了吧?可哈佛就是不买账。

不要以为美国才有这样的“愣头青”,在咱们这儿,其实早有“不买账”的大学——早在1927年,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任南京东南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长梅光迪带来一位支先生,说是“蒋总司令介绍来的”,且有蒋中正的亲笔信,要荐支当“教授”!钱基博看也不看,“总司令可以委任军长师长,而没有资格聘用哪怕是一个小学教员,因为不在他职权之内。教授需要哪种人哪种知识,做总司令的人不会了解”。这位支先生,又取出段祺瑞、孙传芳两位大佬看了他的书后的称赞之信,钱基博又曰,大著读过,本来极佩服通,不过因着段孙两位的话,价值却减低了。“从前孔子作《春秋》,没有听说要送给季孙、陈恒看,得到权贵的恭维呀!”钱基博一语“如果不符合条件,有总司令的信也难以从命”,终于没让这位亦官亦学的支伟成支先生当上教授。

有人称赞钱基博的“操守”、“气节”,也有人说,钱先生因为这“操守”,终于拎皮箱走人,叫做“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我觉得,这“操守”二字,终归应当是大学的气节,如果这也“顶不住”,还谈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呢?

你懂的

叶开



很早就把“你懂的”这个词列入“流行词手册”备选名单,但一直没有动手写文章。

当时查一下资料,发现这个词表面温文,内涵猛烈,冰山之下有湍流。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三字,跟2008年“艳照门”事件密切相关——当时,艳照事发,网络沸腾,各种需求剧增。“天涯”和“猫扑”两个论坛上很多“楼主”发帖,一通议论之后,附上一个链接和一句话:“你懂的。”当时最没心没肺的一句话是“跪求照片”,沉着的有心人则只发一个邮箱,附上一句,“你懂的”,连“跪求照片”都省了。在那种语境下不必说出来,论坛里泡的人们都知道什么意思。说“你懂的”,与道德禁忌和网络管制有关。道德上有意隐晦之外,为了避开网络关键词搜索上的过滤,网友们发明了各种替代词,用以规避各种明的暗的禁制。

“艳照门”事件沸腾到顶峰时,网民抛去了道德和法律,满足于欲望的宣泄和狂欢,不再考虑事件中人的感受,不再理会事件中人到底应负何种法律或者道德责任。核心道德意识的缺位,让宣泄时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网络道德很诡异,有时网民会形成一种可怕道德意识,协同作战般对某些事情疯狂追杀;有时候,为了出出气却又可以除却最后一块遮羞布,做那无底线折腾的妙事。在网上出名的办法很多,不少人挖空心思地想招数吸引眼球(要怪就怪搜狐张朝阳发明的“眼球经济”这句咒语吧)。为此,明星们的老套路是秀恩爱、装爱心、卖萌,或者制造绯闻事件。而无名女生想成为受人关注的明星,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去除身上的伪装,如拍写真集,自造

各种“门”,挑起网民的窥视欲。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种:出名。

还有一类人本不想出名,因他所做之事具有出名潜质,如滥用权力等,激怒了网民疯狂“人肉搜索”,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对象。有时,当事人只是习惯成自然地表现出“权力的傲慢”,但事件放大之后,激起普通网民的冲天怒火。这也反映出滥用权力和社会不公,造成了深刻裂隙,如干柴一般的社会,缺乏核心价值的滋润和濡湿,一旦有任何火苗点燃,就可能造成猛烈的碰撞。

“你懂的”在英文中为“you know”。不过,英文“you know”渐渐沦为口头语,而中文“你懂的”却随着中国转型期各种社会事件、道德事件、政治事件的变幻莫测的发展,词性变化得丰富有趣。

“你懂的”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不必细说”。说与听双方,都有预存的普遍知识,不必说出来。最高境界是眼神传达,默契到不用开口,就传递了丰富的信息。第二层是“不能细说”,有些内容只能存在于彼此内心深处,要你自己去体会、琢磨、判断,而不能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就可能错了。一旦说出来,就可能犯禁忌。有些事情,说早了,说晚了,都不恰当,所以不说。这都是无需或者不必细说的原因。还有一层,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拿捏,有些事情不到时机不能明说,但相关内容和细节,说与听双方,都心有灵犀,一点即通。如同树上的果子一样,不到时候不能摘取。

这个词本来渐渐地隐没在网络之间,但前几天全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先生在回答港台记者提问时,又说了出来,遂致此词焕发第二春,迅速波及全网。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传播?究其原因,还是“你懂的”。

失联飞机警示:科技有边界

李泓冰



载有239位乘客、其中154位同胞的马航失联飞机“人间蒸发”,不但往国人心中狠狠戳了一刀,也将咱们对人类科技进步日益膨胀的自信拦腰斩断。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刚刚露头便被相关方面否认。唯一还在“野蛮生长”的,是国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在令人焦首煎心的这一周,“微江湖”上已经围绕“飞机去哪儿”,演绎出各种扑朔迷离、类似007的大片情节……

人类科技不是无远弗届,无所不能吗?不是传说中卫星厉害得都能看清地面上的轿车型号甚至人的眉毛胡子吗,偌大一架波音777,多国动用各种先进科技手段,怎么就迄今还一无所获呢?它是怎样躲过各路军用民用雷达,诡异地隐形了呢?

专家适时地出面,为焦灼的人们科普。原来,我们引以为傲的科技,是有清晰边界的,是相当无能存在的。比如卫星视力再好,也不能同时看遍四面八方,只有盯着某个具体目标才会看清。而马航飞机忽而泰国湾,忽而马来半岛,忽而马六甲,忽而印度洋,根本无法精准定位。《消失的法航》作者帕尔默向美国媒体形容搜索难度,相当于在美国宾州找辆小车大小的东西,现在又扩大要在整个北美找,“而且还得在反光的水面找”。

结论就是,找到是反常的,找不到是正常的。

这样的時候,看到新闻图片上跪地为飞机祈祷的异国宗教信徒,忽然就有几丝羡慕。当无力感袭来时,还能有所敬畏有所倚恃有所支撑。宗教或许是一些弱者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那么,当科技有边界,我们“战天斗地”的野心是否也该收敛一下,用某种对自然的敬畏与谦卑,筑成自我约束的边界呢?

当今世界,科技的边界其实相当狭窄,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实在太多——只是不像飞机失踪那样突如其来,痛人心扉,因而常常被轻慢地忽略了。神九固已上天,蛟龙亦能入海,但我们仍然消灭不了贫困,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雾霾招摇于大河上下、长城内外。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特意提醒,“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可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他还用了“伤天害理”四个字,来形容违法偷排的行为。

是的,“伤天”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害人”。

咱们还是认了吧。相对于大自然,相对于地球与海洋,人类依然渺小,科技依然无力。为了追求GDP和眼前利益,我们“强大”到足够“伤天”的地步。天何言哉,只以灾异谴告——一切伤天行为,都反弹回来害了人。

我们的祖先,宗庙所祭不但有祖先,亦有社稷及山川之属,称为“外神”。现在想来,未必该一概归于迷信,反而是一种大智慧。诗经《生民之什》篇说,“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是说敬畏上天的威怒,自警自戒,不敢有所轻慢戏谑;敬畏天降灾变的警喻,常自战栗,不敢随意驰驱无度。谆谆之言,耳提面命,让不肖子孙惭愧无地。

眼下,我们依然期待,那“隐形的翅膀”能够飞过绝望,在某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徘徊孤单着。

当时明月在,盼照彩云归。且让我们一起敬天爱人。